

書

儀禮正義卷十三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培補

大射儀第七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

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大射儀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小戴及別錄皆第七疏正義曰

第七校勘記曰陳閩監葛俱無儀字與單疏合釋文唐石經徐本俱有儀字目錄以觀其禮戴校集釋本以觀

其德者也云案今注疏本脫也字據宋本補案校勘記不言諸本有異未知戴校何據云名曰大射者諸侯

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之禮射

也孔子穎達禮記正義曰祭者此射義文鄭本之以為說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

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與之射三為燕射諸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其賓射燕

射皆有之此三射之外有鄉射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皆二一此是卿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

義禮正義

卷十三

大射

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

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主皮之射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孤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是也敖氏曰此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也言大射者別於賓射燕射也盛氏世佐曰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即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亾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釋之誤矣亦曰大射者別於鄉射也鄉大夫與其民習射於鄉學謂之鄉射諸侯與其臣習射於大學謂之大射其與賓射燕射異者彼是因賓燕而射射否惟欲主於序歡情也此則射而燕主於習禮樂也胡氏肇昕曰盛氏之說分晰明確考大射之禮周禮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是諸侯卿大夫皆有射也此篇所言皆諸侯之禮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習射此特大射

之一事耳褚氏寅亮曰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云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以所貢者之得人與否定其君之賞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即寓黜陟操諸侯之微權也因并令在朝諸臣共有事於射以習禮樂而觀盛德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豈獨在會同時乎至諸侯大射取士則上以貢天子下以助已祭而即於其時令羣臣共習焉故逸詩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習焉故逸詩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可以免流亾之患者也乃論者疑必射中始得與祭即大臣中容有不得與贊襄者不知擇士助祭不過如後世所謂陪位者耳竝無職司非若百執事者之有一定而不可缺若贊玉幣者奉玉盞者奉六牲者之等在朝諸臣各揚其職廢職則有常刑奚待於擇之哉亦安得以擇之哉蓋百官眾矣除祭祀有義禮正義卷十三大射

常職外其餘固不能一一入廟也於是勇射以擇之令
其陪位固非專擇夫所貢之士而諸侯大射亦非專擇
夫所欲貢之士也明乎此然後知擇士以助祭與夫駿
奔走執豆籩之各有司存者固竝行而不悖矣然則祭
祀有常職者與射否乎曰射人戒公卿大夫司射士
戒士射經文明言之矣安得不與特不專為助祭而擇
耳此篇鄭注所云得與祭者蓋亦指陪位言敖氏謂諸
侯飲酒而習射之禮則仍是燕射而非大射矣蔡氏德
晉曰諸侯凡有朝覲會盟諸大事亦當與
羣臣習射擇士以從不特祭為然是也

大射之儀疏

正義曰敖氏曰他篇於此言禮是乃言儀者
以其儀多於他篇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則
其節文也郝氏曰不曰禮曰儀射者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
之以揖讓故貴儀子曰射者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
而不失正惟賢者乎射有儀所以難也盛氏曰君有命戒
射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曰正義曰張氏爾岐
射乃命之言君有命政教宜由尊者疏曰自此至羹定皆
射前戒備之事戒諸官張射侯設樂縣陳燕具凡四節○
蔡氏德晉曰戒射預告有司以將射也高氏愈曰古人臨

事而懼故必戒戒則人心警惕執事虔共矣盛氏曰考工
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然則王大射以春矣諸侯
大射之時未聞吳氏廷華曰射為祭設將祭先擇與祭者
與祭者定乃於祭前旬有一日卜日遂戒次第如此賈疏
以此戒為祭前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官宰於天子冢宰治
旬有一日誤矣疏正義曰注冢宰校勘記曰冢徐本作家誤
掌以君命疏正義曰注冢宰校勘記曰冢徐本作家誤
戒於百官疏正義曰注冢宰校勘記曰冢徐本作家誤
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
云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是鄭所本也釋官曰案崔氏靈恩云諸
侯于百官贊王命是鄭所本也釋官曰案崔氏靈恩云諸
兼司寇之事本鄭氏內則諸侯并六卿為三及聘禮諸侯
謂司徒為宰之注推之孔賈疏禮俱用其說今以尙書戴
記左傳所言卿制考之自確諸侯三卿本無冢宰之官特
上卿執政者亦以宰稱之如左傳稱薦敖為宰武請于冢
宰國語使鮑叔為宰之類皆謂執政之稱非實設此官周
禮六卿大宰為長諸侯三卿司徒為長遂以宰為長卿之
號詩孔疏云經傳單稱宰者皆大宰若小宰宰夫之屬無

義禮王義卷十三大射

律之皆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射人
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士治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
也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
射疏正義曰注凡其戒命校勘記曰命閩監俱作令與疏
者疏合案周禮原文亦作令。賈疏云上文宰官尊總戒
此射人司士區別重戒之注云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
者夏官射人司士皆屬於夏官司馬故云皆司馬之屬也殊
職文謂射人與司士分戒之也云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
戒者謂射人與司士分戒之也云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
射者方氏苞曰曰戒士射則知贊者不射矣觀此則士旅
會乃升于司馬掌于司士而未受職者作之以贊射事明
矣用此推之鄉射贊者有司之類射皆不與吳氏廷華曰
此言贊者下公射則曰小臣正贊袒贊襲則凡量人樂人
司宮小臣師之屬皆所謂贊者也

右戒百官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宰夫冢宰之屬

者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疏正義曰敖氏曰宰夫
則合其六耦滌謂灑器埽除射宮疏戒此三官以當宿視
滌也宿謂前射一日為之張氏爾岐曰前者宰已戒百官
至此宰夫又以射期將至來告於宰上下交飭也又及司
馬者此日量道張侯司馬職也射人宿視滌埽除濯灑又
在前射三日之前一夕故云宿盛氏曰復戒此三官者以
宰是百官之長司馬射人皆於射有職守故也六卿分職
故司馬言及射人不言及者以其即司馬之屬也量道張
侯皆射前一日事張云即此一日非韋氏協夢云前射三
日亦空一日也宿則射前一日與樂人設縣同日也張氏
以宿為前射三日之前一夕非是注云宰夫冢宰之屬
掌百官之徵令者釋官云周禮宰夫職云凡朝覲會同賓
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賓賜之飧牽與其陳
數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惟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
會大夫案聘禮宰夫設餼膳乘禽公會大夫禮凡宰夫之
具饌于東房宰夫設黍稷膳稻然則諸侯之宰夫掌賓客
義豐王義

飲會之事與周禮正同又聘禮命宰夫官具周禮宰夫職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既夕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帛周禮宰夫職凡邦之弔事掌其幣器財用是此經之宰夫即周禮之宰夫與膳宰無涉燕義因春秋時膳宰通稱宰夫遂云使宰夫為獻主鄭注亦承其說不知儀禮一經有膳宰有宰夫其職各不相亂也周禮宰夫下大夫則諸侯宰夫是士當以下宰夫有司疏為正聘禮歸饗餼卿饋賓下大夫饋上介宰夫饋士介皆以同爵者致之足證宰夫為士矣周禮宰夫下尚有人而禮記禮云宰夫五人舉以東者周禮宰夫下尚有人而禮記禮云宰夫五人舉以東十有二人諸侯之宰當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也云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者周禮大司馬掌邦政又云若大射合諸侯之六耦是也此謂諸侯之卿職兼宗伯者云滌謂滌器埽除射宮者釋官云周禮射人職不掌視滌此云射人視滌者以其主於射胡氏肇听曰案射人無視滌之事此經當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為句宿視滌為句宿視滌承上宰夫而言亦宰夫事也張氏以射人宿視滌為句宿視滌承上宰夫而言亦宰夫事也曰周禮宰夫職云從太宰而視滌濯是也此惟宰夫視之宰不親者射異於祭也必視之者以學中器具房舍皆不

常用故也燕於寢則無庸視矣方氏苞曰此篇主於射而言視滌則燕視不待言矣戒三官之地所滌之器滌之之法滌者之儀皆不載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必已見於祭禮也

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之各去其侯而十北十

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為侯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之禦矢狸之何物每舉足者正視遠近為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為糝糝也侯者豹侯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為豸豸侯者豸也疏曰正義豸飾也大夫將祭於己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疏曰正義勘記曰注掌量道巷塗數者塗釋文作涂案塗涂古今字正視遠近正陳閔監葛通解楊氏俱作止徐本聶氏俱作獲近誤作所大侯熊侯大侯下通解有者字云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周禮量人職文釋官曰周禮量人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會為之云侯謂所射布也者以義禮正義卷十三大射

三侯皆以布爲之而以皮爲鵠旁又飾以皮也云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爲侯者周禮梓人云母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禮記射義云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注所本也云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者以周禮射人作容此云乏知容乏同物也云狸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者射人注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焉其發必獲者此注所以明量侯道取象之意云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者先鄭注射人云狸步謂一舉足爲步於今爲半步鄭不從故引考工記以非之明狸步爲六尺也敖氏云侯道去物之步數也所畫物在兩楹間正當楹也此時未有物當以楹間爲節也步者蓋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尋引之類刻畫狸形於其上以爲識故云狸步盛氏曰量侯道之法鄭得之蓋不數堂上也云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者賈疏云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其熊侯豹侯被畿內諸侯二侯以熊侯爲首此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於天子而非畿內諸侯所可比故於熊侯加侯以別之然不嫌於逼上者天子三侯則虎侯熊侯豹侯

諸侯不得用虎侯而以熊侯參侯豸侯爲三侯若畿內則但有熊侯豹侯此其所以別也敖氏曰大侯者以其大於二侯名之也大侯熊侯也司裘職言諸侯大射共熊侯豹侯射人職云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亦謂熊侯豹侯也其數少於此則侯道未必有九十步者矣蓋作經有先後故禮制有隆殺所以異也舊說謂周官言畿內之諸侯非也周官凡言諸侯皆謂畿外者耳畿內安得有諸侯之國哉盛氏曰此與司裘職文異者彼是畿內諸侯法則此畿外也畿內亦有諸侯乎曰有王制云天子縣內諸侯祿也是也祭伯凡伯之類見於春秋者多矣豈鄭氏一人之私言哉外諸侯設三侯者以遠尊得伸也君射熊侯謂之大者別於臣所射也云參讀爲參參禱也禱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者周禮射人鄭注同敖氏云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謂介於二者之間也參侯以其參於二侯名之也參侯其豹侯歟郝氏曰參讀如字以其參用豹侯麋侯夫所射之麋侯盛氏曰參讀如字以其參用豹侯麋侯之制而名之也不敢純用豹者辟天子也亦不純用麋侯以是諸侯之卿大夫所射又當下天子之卿大夫也敖郝二說皆非胡氏肇昕曰參侯禱用豹侯麋侯之制故注易參義禮正義較明顯也教以爲豹侯郝以爲麋侯皆失參

字之義矣云干讀為豸豸侯者豸鵠豸飾也者射人以三
耦射豸侯注大射禮豸作干讀為宜豸宜獄之豸豸胡犬
也士與士射則以豸皮飾侯蓋豸正字干假借字鄭以周
禮決之故讀干為豸敖氏曰九十七十五十其步數也君
至尊而侯道反遠於卿大夫士者蓋位尊則所及者遠位
卑則所及者近故諸侯象之以見其義也設乏之處各去
其侯之北十步者以其當二侯相去之中故以爲節也去
其侯之西亦十步者則因其北之成數而用之亦以公宮
之庭寬廣故耳張氏爾岐曰三侯其道遞近以二十步爲
率尊者射遠卑者射近侯遠則鵠大侯近則鵠小設乏而
十北十西與北各去其侯六丈也方氏苞曰筋力不可強
而侯道之遠近壹以貴賤爲差何也皋陶陳謀以六德三
德爲有邦有國之差蓋居君卿之位而德器才識不能及
遠則無以馭其眾臨其屬故寓其義於射傳曰爲人君者
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志力不足以中鵠則君卿
與有司同罰以示才德不足以稱位則苟非至愚必將撫躬
而自懼求賢以自助尚敢荒寧以自恣於民上乎位卑者
雖力能中遠而非其鵠不獲亦教以職思其居而無越志
也傳所謂射者各射己之鵠釋者各釋己之志其此義也

夫○吳氏廷華曰二侯三侯所以異者蓋司裘止言卿大
夫而不言士其言諸侯之熊侯與卿大夫所射之豹侯而
不言士之豸侯射人所謂豸侯蓋以補司裘所不及其實
兩經無不同也然則此經之大侯固是司裘之熊侯參侯
亦當是司裘之豹侯干之言豸又何必言矣案賓之初筵
詩傳以大侯爲君侯天子諸侯皆君也在天子以虎侯爲
大侯在諸侯則以熊侯爲大侯注疏謂其與天子熊侯同
故稱大其說是也豹侯謂之參者敖氏云卽曲禮母往參
之參據下言大侯之鵠見于參參見鵠于干遂命量人中
蓋三侯疊張豹侯在二侯之中故謂之參也

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
不繫左下綱設乏而十北十凡乏用革
巾車於天子宗伯
亦使張侯侯巾類崇高也高必見鵠鵠所設之主射義曰
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
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言射中此乃能任己位也鵠之
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
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鵠知來然則
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
義禮正義卷十三大射

之捷點者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
 居一焉則大侯之鵠方六尺六寸六分參分其廣而鵠
 寸豸侯之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參分其廣而鵠
 足長尺二寸以豸侯計之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
 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凡侯北面西方謂疏正義
 之左前射三日張侯設之欲使有事者豫志焉疏曰注
 一丈五寸少半寸校勘記曰徐本寸下有也字通解無○
 賈疏云上文直命量人量侯道及之遠近之處此經論張
 侯高下之法也敖氏曰張侯之序以尺寸計而張之及既張
 為後乃云某見鵠于某者蓋先以尺寸計而張之及既張
 之後則遠侯之鵠自各見於近侯之上謂先張近侯乃張
 遠侯也二侯之高俱見鵠而不盡見其鵠下之中是射者
 唯以貫鵠為中而其外則否於此見之矣此張侯之法大
 而遠者則高小而近者則下乃其勢之不得不然者而尊
 卑之義亦存焉禮意之妙大抵類此郝氏曰再言西北
 十前言量此言設也乏用革用皮蔽矢也張氏爾岐曰設
 乏而褚氏寅亮曰陳氏祥道云鄭眾馬融王肅以正鵠內
 也褚氏寅亮曰陳氏祥道云鄭眾馬融王肅以正鵠內
 賈逵以鵠在正內說皆無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
 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此其別也注云巾車於天子宗

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者釋官曰周禮巾
 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
 當士士為之鄭注周禮云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周禮
 又有車僕其職云大射供三乏此經命巾車張侯并設之
 然則諸侯之巾車或兼車僕之職歟引射義者欲明射以
 鵠為主也云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者明鵠
 取義於直故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爾雅釋詁曰較
 同訓為直格與鵠皆諧告聲其義亦相近也又引或說以
 為身名者以正鵠皆鳥之捷點者名正名鵠或亦取象於
 此備異說也引考工記梓人之文者欲明鵠之義當先知
 侯鵠廣狹之度也云大侯之鵠方六尺六寸少半寸者吳氏廷華
 六寸大半寸豸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吳氏廷華
 曰鄉飲酒記及考工記侯制有中弓得二寸為侯中侯
 準侯道以弓計中以寸計侯道每弓得二寸為侯中侯
 九寸弓侯中丈八尺參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豸侯五十
 弓侯中一丈以侯中三分之一為鵠大侯鵠六尺豸侯五
 四尺六寸六分有奇干侯鵠三尺三寸三分有奇上下各
 一分侯中之上為上綱下舌之為下綱合三侯較之躬舌
 之上舌之上為上綱下舌之為下綱合三侯較之躬舌
 相等惟侯中及下綱去地高卑不同若以侯中論則大侯
 義豐王義

傳禮記卷之三十一
之中高參侯四尺參侯之中高干侯四尺其數有定若武
之去地則經惟言干不及地武義蓋以干侯下綱去地如
武之數注以武為尺二寸是也以上綱及地共一丈九尺二寸
舌共八尺侯中一丈則干侯上綱及地共一丈九尺二寸
大侯參侯去地之數雖無明文然經明言大侯見鵠于參
參見鵠于干則當由干侯上舌去地之數意會言之蓋所
謂見鵠者疏以為參鵠下半與干侯上綱齊大侯鵠下半
與參侯上綱齊也案大侯鵠六尺鵠上六尺上躬上舌共
四尺則高於參侯當一丈六尺參侯鵠四尺六寸六分鵠
上四尺六寸六分上躬上舌共四尺則高於干侯當一丈
三尺三寸二分但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掩於干侯之後而參侯鵠
下只四尺六寸六分下躬下舌則四尺共八尺六寸六分
尚少一丈五寸四分此即參侯下綱去地之數注所謂參
侯去地一丈五寸四分也參侯本高二丈二尺二寸又下綱
去地一丈五寸四分共高三丈二尺二寸四分掩於參侯之後
此以下至地亦應有三丈二尺二寸四分掩於參侯之後
而大侯鵠下則六尺下躬下舌共四尺共一丈尚少二丈
二尺五寸四分此即大侯下綱去地之數注所謂大侯去
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是也又去鄉射之參侯道居侯

黨之一面五步注謂去侯北十丈面三丈是也此經又言
乏去侯西十北十兩說不一大約鄉侯卑遠則報捷難故
須近大侯參侯高乏可遠視故一侯與三侯之乏遠近不
同也干與鄉侯等侯等則報捷獲乃不至於差錯乏之去侯
當亦如之經特連類及之其實干侯之乏獨近也又云量
人主量道路故命之計侯道若巾車與侯道無涉而竝命
之者或謂周禮車僕大射共三乏疏謂車用皮乏亦用皮
故車僕為之然可見其乏為車人之職也巾車車僕之長
使巾車者使之然命車僕也案義疏云大侯之舌長七丈二
尺下舌長五丈四尺殺於上舌一丈八尺兩植漸殺而下
當鵠之處約長六丈餘其翳出於參侯上舌之外者左右
約各五六尺參侯上舌長五丈六尺下舌長四丈二尺殺
於上舌丈四尺兩植漸殺而下當鵠之處約長四丈八尺
尺其翳出於干侯上舌之外者約各長三四尺雖三侯相
去各二十步其翳出之舌隱然可見也云前射三日張侯
設乏者鄭以此文皆承上前射三日也胡氏肇昕曰注是
也此數節皆承上前射三日之文因宰夫戒司馬射人司
馬遂命量侯道張侯設乏而宿視滌宿縣皆射前一日事
故以宿字別之以宿視滌廁於量侯道之前者以視
滌亦是宰夫事承上宰夫而言下則司馬之事也

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絜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發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為角是月百物脩絜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燕享可以納賓也是二律為東方陽管取發生之義故東方鐘磬謂之笙也敖氏曰笙磬笙鐘皆與笙相應者也義本陳氏陽與注說異盛氏曰笙磬笙鐘以其在東而名之頌磬頌鐘以其在西而名之鄭解蓋得之矣獨是編縣十二枚備十有二律之數度鄭乃引春秋外傳以證此似東縣獨協大簇姑洗二律而縣獨協夷則無射二律所以啟後人之疑耳陳氏以笙磬為應笙之磬頌磬為應歌之磬諸儒多右其說竊恐亦未的也蓋樂以人聲為貴故歌者在上方匏竹在下就堂下樂中亦有差等笙管聲之發乎人者也磬鐘之屬聲之發乎器者也故有時以笙為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笙奏也詩所謂笙磬同音是也有時以管為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下管是也詩曰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也下經云乃管新宮三終則大射樂以管為主矣何以但有應笙之鐘磬而無應管之鐘磬邪且歌者在上方安得有歌而云頌磬歌乎西是亂上下之列矣至於合樂之時歌瑟與眾音竝作亦豈唯西縣為與歌相應也云皆編而縣之者磬師云掌教擊磬擊編鐘注云磬亦編於鐘以磬與鐘同十六

枚而在一虞也案陳氏陽謂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以特磬編磬為頌笙之別其說與注異盛氏非之而引詩毛傳云笙磬東方之樂也則鄭說傳之有自矣引周禮者小胥職文云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為節者郊特牲注亦云鑄如鐘而大又周禮鑄師云掌金奏之鼓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鑄也敖氏曰鐘鑄皆南陳亦以其北上也其面有二故不言而面而擊者亦與磬同也盛氏曰南陳謂向南陳之以虞首在北也皆皆鐘磬鑄也陳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

之於堂為縮

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鼗應朔擊也先擊朔擊應鼗應之鼗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

疏正義曰注應鼗應之校勘記曰徐本東縣南為君也

疏無應鼗二字通解楊敖俱有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者賈疏曰明堂位云殷楹鼓周縣鼓注云楹為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於筭簾也周人縣鼓今言建鼓則殷法也主於射略於樂故用先代鼓陳氏祥道曰楹鼓蓋為一楹而四棧貫鼓于其端周官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莊子曰負建鼓而止建鼓可負則以楹貫之可知方氏苞曰建鼓即楹鼓以木貫而

建之遂以建名若以樹詁則下云一鼓在其南一鼓在階之西蕩在鼓面可矣皆特標建鼓義無所處於文為費亦以建鼓為楹鼓也以明堂位注證之可知方氏駁之非也云應鼗應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詩有警應田縣鼓毛傳雅釋樂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詩有警應田縣鼓毛傳應小鞀也鞀與鼗古字通陳氏免傳疏云應鼗在東面以應面之朔鼗故謂之應又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亦謂之應云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者張氏爾岐曰此鼓本在東縣之南與磬鐘鑄共為一肆移來在此者鄭以為為君以君在阼階上近君設之故云為君也下建鼓言一此不言一因移竝言之敖氏曰此鼓鼗乃在東縣南者也以君當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皆當鑄之南故移鼓鼗於此以辟之也鼓鼗若在東縣南則鼓在左鼗在右今設於此乃反之者西階之明其變位也盛氏曰注說似迂當以敖說為是

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

朔鼗在其北 言成功曰頌而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無射所以

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面鼗樂為賓所由來也鐘不言頌鼗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此西一肆也古文頌為庸云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者西方為秋陰氣始盛故曰萬物之所成引春秋傳者亦國語文云夷則熟之時故曰萬物之所成引春秋傳者亦國語文云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者國語武作貳貳當為貳之誤韋注曰七月為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二分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貳也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者韋注曰九月日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分五

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徧也軌道也義法也九月陽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是五律為西方陰管取成功之義故西方鐘磬謂之頌云奏樂先擊面鼗樂為賓所由來也者賈疏云賓向外來位在面其樂主為樂賓故先擊朔鼗應之也云鐘不言頌鼗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者以上東方言笙鐘應鼗言南鼓此不言者省文耳義同於上也云古文頌為庸者胡氏承琪曰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尚書笙庸以義禮正義 卷十三大射

閒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
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
頌頌亦是頌其成功也既瞭職云擊頌磬笙磬注云磬在
東方曰笙笙生也既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是尚書
二禮三注略同賈疏云古文頌為庸此雖疊古文不從義
亦通是也胡氏肇昕曰周禮大師注頌之言誦也容也史
記周本紀成王名誦竹書紀年作名庸是頌誦容三字古
義通用故今文作頌古文作庸鄭君參考古今文訓笙為
生訓頌為言成功其義致精後儒謂鐘磬之應笙者曰笙
鐘笙磬應歌者曰頌鐘頌磬緣文生訓義不可通如以頌
為歌樂以釋今文之作頌可也而古文之作一建鼓在面
庸又何說乎此以見舊說之不可輕改也

階之東南面
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
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
縣三面皆縣北面合有一肆以其與羣臣射故闕之以辟
射位猶設一建鼓者姑備三面耳故言南面與笙磬頌磬
同例而與上文之自東縣移來者異文也敖氏曰國君合
有三面樂東方西方與階閒也階閒之縣東上其鼓則面
上與在東方西方者之位相類也大射盛於燕宜備樂乃
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閒之縣但設其鼓於故位而已上言

南鼓東鼓惟此言南面蓋闕其中縣則不擊此鼓故異其
文以見之此鼓不擊乃設之者明有為而去其縣非禮殺
也盛氏曰此闕其北一肆辟射也猶設鼓者別於判縣也
北縣南面故此鼓亦南面不云南鼓者見其當一面也既
設之亦須擊敖云鼓不擊非旣因辟射雖賓射亦當闕之
若不為射雖於其臣亦當設注說非燕禮縣法宜與此同
為燕亦有時而射也韋氏協夢曰敖謂以辟射之故去其
階閒之縣是也若然則大射及賓射皆當闕一面注謂其
為諸侯則軒縣賓射輕於大射身有賓射皆當闕一面注謂其
備者乎蓋射禮之縣以主射者而別不以所與射者而別
注以所與射者之尊卑而定縣之闕與不闕誤矣胡氏肇
昕曰案上文於笙磬言面於頌磬言東面故於建鼓言
南鼓東鼓不言面此無鐘磬惟有鼓故於鼓言南面明鼓
之在北也敖氏因經不言鼓遂謂此鼓不擊穿鑿甚矣褚
氏寅亮曰注云君於其臣備三面耳此即降尊就卑之義
階閒之縣何妨於射而必徹之乎且賓射亦軒樂又何獨
不徹乎案義疏云樂之差次以用樂者之尊卑而殊不以
賓客之尊卑也此闕一縣自為辟射至屆射時而遷樂者
所遷者工與瑟而已不**蕩在建鼓之間**蕩竹也謂笙簫
聞并其縣而遷之也

蕩在建鼓之間
蕩竹也謂笙簫

疏

義禮王義 卷一 三六射

正義曰注云蕩竹也謂笙簫之屬者下文乃管新宮注云
 管謂吹蕩是蕩謂管也管與笙簫皆用竹故云笙簫之屬
 云倚於堂者敖氏曰蕩即工之所管者故近工位設之盛
 氏曰建鼓之閒即兩階之閒也設於此者以管為堂下樂
 之主也胡氏肇听圖案阼階之西而階之東各一建鼓故
 云建鼓之閒管為工所執以吹者於階閒設之故知倚於
 堂也**鼗倚于頌磬而絃**也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
 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疏正義曰注云鼗如鼓
 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而小有柄賓至搖之
 以奏樂也者周禮小師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
 耳還自擊又眡瞭職云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是鼗亦
 所以節樂也上經注云奏樂先擊而鼗樂為賓所由來也
 以賓在而故先擊而鼗此鼗亦在而故知賓至搖之以奏
 樂也云絃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而倚於絃也者郝氏曰鼗
 小鼓有耳有柄搖擊之不縣設倚置於頌磬東絃鼗兩旁
 縣耳繩如冠之有絃鼗倚于磬簾東故其絃而委也盛氏
 曰而絃之說郝氏為長若從注說則經而絃二字當乙編
 磬繩不可言東西也以聶氏三禮圖考之可見胡氏肇听
 曰案經云倚以東西言不以南北言編磬繩可言南北不

可言東西且繩亦非可倚之物也注設鼗於磬而倚於絃
 則鼗在磬後鼗所以節奏賓至先擊鼗則鼗當在磬前郝
 謂倚于頌磬東其絃而委說最確陳氏奐毛詩傳疏謂絃
 維也維亦繩也古者鐘磬縣鼓皆不縣惟鼗鼓乃縣之東
 而兩肆皆有磬鐘鑄建鼓自北而南陳之則而肆不得多
 設一器鼗鼓在而肆頌磬之西而特縣之所以象西方功
 成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而其義證也胡氏肇听曰陳
 氏以鼗當縣鼓考詩有警云應田縣鼓靴磬祝圉言縣鼓
 又言靴則靴非縣鼓明矣毛傳云縣鼓周鼓靴靴鼓也亦
 不以為一物也蓋詩之應即此經之建鼓靴即鼗也以田
 之朔鼗詩之縣鼓即此經之建鼓靴即鼗也以田為即朔
 鼗者田與陳同音陳與引同訓先擊朔鼗有引導之義焉
 陳氏以詩之田為即此經之建鼓而以縣鼓為此經之鼗
 盡翻前儒舊說別立新義未見其有當也且此經云倚于
 頌磬以其非縣鼓所以倚若如陳說則經之倚字尤難通矣
 引王制者證鼗鼓所以倚若如陳說則經之倚字尤難通矣
 云樂人宿縣則左右正久在縣北矣僕人庶子內小臣皆
 內臣宿衛當先君入故不見其位射人小臣恆在君左右
 君入則隨而入君至阼階射人告具大射正當先就解南
 之位俟公升射人亦當退中庭位也小臣正無常位恆在

儀禮正義卷十三
階前向君其小臣師初入亦隨小臣正至納公卿大夫後
乃就東堂下位故經特著之膳宰官是時已在堂東主人
亦是膳宰之長
宜先在其位

右射前一日設樂縣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甌在南有豐冪

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

膳尊也後陳之尊之也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冪覆尊中也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箭篠也為冪蓋卷碎綴於篠橫之也又反之為覆勺也皆玄尊二者皆有玄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為上也惟君面尊言專惠也今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文錫或作錫絺或作絺古文箭作晉冪用錫若絺陸氏曰絺劉作絺音卻盧氏文昭曰疑絺為給誤注為冪蓋卷碎綴于篠冪冪宋本釋文作冪。張氏爾岐曰諸侯將射先行燕禮故此下皆陳燕具蔡氏德晉曰此設尊也厥明設樂之明日射之朝也注云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

者兩方壺為臣尊故知膳尊為君尊也韋氏協夢曰設器之法尊者先設卑者次之此臣尊設在君尊之前者先尊之尊于東楹之西以為節乃設膳尊與燕禮同注謂後陳之尊之非是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者賈疏云此謂上形下聲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為形也曲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曲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胡氏承珙曰曲不成字儀禮多古文當本豐聲從山取其高大古本說文豐從山汗簡亦只作豐蓋辨即半字說文半訓艸黃豐不從山汗簡亦只作豐蓋辨即半字說文半訓艸黃公紹韻會云說文本作豐據此知古文豐字本從艸黃取盛義許鄭竝同但鄭以古文豐不從山故但云拜聲兼寫誤加山作曲賈疏遂謂別有曲字象形為承尊之器以此豐為豐年字又以穀豆多有增成其義皆肌說也胡氏肇昕曰賈疏說中豐字其謬不一而足近儒解此經鄭注者亦人各一說段氏玉裁謂注聲是衍字案以鄉射鄭注校之疑注聲當是形之譌也考鄉射注豐形蓋似豆而卑此注云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從豆曲聲近似豆而卑矣聲近似豆大而卑當作形近似豆大而卑即鄉射義禮正義卷十三大射

注之豐形蓋似豆而卑也從說文豐豆之豐滿也从豆象
形从豆者其義象形謂曲象豐形也說文之例成字者則
曰从某不成字者則譬之曰象形此象形之字非諧聲之
字六書故所引唐本蜀本不足為據注云若井鹿盧正謂
曲大之形也惟其若井鹿盧故其字從豆曲聲遂改形為聲而不
知曲本不成字且未即鄉射注參考之也古文作彗即豐
之省古瓦作井又彗之省要皆非諧聲之字也云錫細布
也者卷服記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
曰錫是錫為細布也云箭篠也為纂蓋卷僻綴於篠橫之
也又反之為覆勻也者敖氏曰纂橫綴於箭而從蓋於瓦
甌勻亦從加於纂上面枋與箭而干乃以餘纂反蓋於勻
亦如塵之著於勻也蓋以君飲此酒故謹重之如是張氏
爾岐曰綴諸箭者綴錫若絺於箭而張之以覆也蓋纂加
勻又反之此覆尊之法勻加纂上復撩纂之坐者以覆勻
盛氏曰郝氏以綴諸箭蓋為勻非當從張氏云酒在北尊
綴於君南為上也者敖氏曰燕禮曰尊南上此云酒在北
文互見爾云今文錫或作錫絺或作絺燕禮曰尊南上此
見燕禮胡氏承琪曰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絺燕禮曰尊
用裕敖氏曰見其貶於大射鄭不從今文作裕始為此歟

釋文絺劉作絺音卻盧氏文昭曰絺字無考云音卻疑即
裕字之譌承琪案劉本蓋仍從今文作絺非是今文箭作
晉者周禮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箭篠也故書箭如晉
杜子春日晉當為箭書亦或為箭段氏玉裁曰吳越春秋
晉竹十度晉竹正謂箭竹所謂會稽竹箭也箭矢竹也本
小竹之名中矢因名矢為箭說文木部曰櫓木也从木晉
聲書曰竹箭如櫓案此當云周禮曰竹櫓讀如箭今本傳
寫譌亂也許所見周禮故書字从木惠氏棟曰古讀晉如
箭故搢紳一作薦紳承琪案周禮典瑞尊士旅會于西罇
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如薦申之薦尊士旅會于西罇

之南北面兩圍壺
旅眾也士眾會未得正祿謂庶人
疏正義

曰敖氏曰罇南言東西節也罇南有鼓此不以鼓為節者
鼓高而罇下園壺在地取節於其下者宜也燕禮旅與其
尊皆在門西此旅會者在西方之南於燕禮設於門
尊之南北亦宜近之郝氏曰士旅會者之尊燕禮設於門
而旅會者立門西也大射較鄉射侯道遠逼近門旅會者
皆立堂下士南避射也故尊改設堂下而罇之南盛氏曰
罇南有鼓此又在罇南金鼓而取節於罇者以鼓之
在面者有二故以罇為識也敖云取節於其下非又尊

義禮正義卷十三大射

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

為隸僕人巾車糝侯豸侯之

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酒澆於
醖酒服不之尊俟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
云獻讀為沙沙酒濁特澆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
特牲曰汁酒澆於醖酒者胡氏承琪曰郊特牲注云謂澆
秬鬯以醖酒也獻讀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
黃鬱和以益齊摩沙澆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鄭蓋以
記義定周儀二禮故於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注云獻讀
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黃鬱和秬鬯以醖酒摩莎澆
之出其香汁也與此經注義略同明堂位獻尊鄭亦讀為
娑古音元寒與歌戈兩部多通轉如司尊彝獻尊鄭亦讀為
讀為犧獻酌鄭司農讀為儀犧本讀如莎儀本讀如俄也
又詩東門之枌原與婆韻谷風悲與萎韻亦其聲類也張
氏爾岐曰注引郊特牲以證沙酒之義澆澆也澆沙酒者
和以醖酒而摩沙之以出鬱鬯之汁也以其祭侯故用鬱
鬯云服不之尊俟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者張氏曰
設服不之尊在飲不勝者以後故注云俟時此尊不為
服不氏設也案此節後儒多不從注說敖氏曰此尊俟時
而設經蓋因上禮而連言之耳獻酒獻三侯之獲者及巾

車僕隸人之酒也於此獨三獻者嫌其為祭侯且見不他
用也壺亦園壺盛氏曰下經云司空尊侯於服不之東北
即此尊也是時未設而先言之者從其類而備舉之以見
尊卑之差也如諸公卿大夫之席亦皆未設而先言之是
其徵矣獻酒之解亦當從敖說舊以為鬱鬯非也鬱鬯之
酒天子以為為擊諸侯未賜圭瓚不敢為豈宜以獻僕隸下
人乎即云祭侯亦非所宜也且酌鬱齊以彝不以尊方氏
苞蔡氏德晉韋氏協夢說皆略同吳氏廷華曰注以獻為
沙不確蓋鬱鬯止齋啐而不飲下既云卒爵其非鬱鬯可
知則獻當如字敖說說是也又云下云司宮尊侯于服不之
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馬洗散實爵獻服不又云司馬
師獻僕隸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鄭以司宮尊為
獻服不之尊故以此為獻僕隸人等之尊又謂服不之尊
待時而陳蓋經兩言尊其文似復故為解之如此不知經
明言尊于大侯之乏服不而言大侯獲者居大侯之乏則焉
有設尊於此反舍服不而言隸僕之理若如下疏謂不必
君射故不於初設之是以君若不射則無服不之尊故此
注不言服不耳不知君苟不射不但無服不之尊亦且無
大侯之乏此經文義作何著落敖氏謂此尊特連類及之
尚未設尊至獻服不時始設耳其言是也褚氏寅亮曰細

案乏東北止有二尊無四尊也敖氏說可從祭侯而神之不妨用鬱鬯獻酒獻字依鄭讀為是設洗于阼

階東南鬯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面

南陳或言西面疏正義曰注云異其文者以互文又設洗于

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東陳

亦俟時而陳於其南疏正義曰敖氏曰此云又設洗亦因

即服不之屬惟云水是不用鬯也君禮而水不用鬯以所

獻者賤故爾郝氏曰膳篚而向以君席在東也獻獲者之

洗水篚皆東向以獲者在西也張氏爾岐曰此篚中不設

爵將因獻服不之爵而用之也盛氏曰獲者之尊即設於

大侯之乏東北者下經云設洗于尊西北即謂此洗也篚

中所實者一散也亦未設而先言之注以此與服不之洗

分為二而張氏從之非高氏愈曰尊兩壺于侯東為獻獲

者故也復為設洗者洗以致潔雖於獲者賤人亦不取略

也吳氏廷華曰爵在篚言篚則有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

爵可知注以為奠虛爵而設非也

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

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

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

後耳小卿命於其君者也席於賓而射禮辨貴賤也疏正

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

曰蔡氏曰此設席也敖氏曰賓有加席亦蒲筵加莞席也

公不言設加席如燕禮可知亦蒙有加席之文也射禮重

於燕故賓有加席方氏苞曰大射之賓大夫也以為賓而

-5 270 35 865" data-label="Text">

加席與卿同猶燕主人也以為獻主而與大夫偕薦也

言或

-5 835 35 865" data-label="Text">

言或

公席賓席而遂及之耳韋氏協夢曰燕禮設卿席注云席自房來此云樹於位後彼燕禮輕臨時乃設大射重於燕故先設卿位而樹席於其後以為識也不即設之者貶於公與賓也焦氏以恕曰席自房來原其始也樹於位後記其中也侯時乃設要其終也故兩說皆通云小卿命於其君者也者釋官曰案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上下大夫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上大夫諸侯三卿亦曰介卿左傳冢政一人為上卿亦曰冢卿其次為小卿亦曰介卿左傳冢卿無路介卿以葬是也然三卿下五大夫亦謂之小卿公羊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何注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故崔氏云司徒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馬下置二小卿一是小司空一是小司馬也司馬下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經上云卿席賓東東上則卿非一人此云小卿賓而東上則小卿亦非一人若以小卿為命於其君之卿則諸侯卿止三人經不當皆云東上然則小卿即謂三卿下五大夫明矣五大夫為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經又云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則北上者諸侯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

而東上通言之小卿亦曰大夫也下文主人獻卿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繼大夫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更不見小卿之文又獻大夫直云繼賓以西東上則北上更不見小卿是大夫即兼小卿言之足證此小卿為大夫矣注非是諸公說詳鄉飲酒禮褚氏寅亮曰燕禮至獻卿後始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而于設公賓席下無設卿大夫席文故彼注云席自房來此禮於設賓席後即繼以卿大夫賓東云云至獻卿後復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明此時席雖未設已先定其位故注云樹於位後見兩禮微異也敖氏侯時而設之說存參有加席專指賓不兼公蓋對燕禮賓無加席而言若小卿所以別於天子命席不待言矣注以命於其君者為小卿所以別於天子命卿也集說言中大夫為小卿非是卿可通稱大夫大夫不必得稱卿經文大夫繼而東上蒙小卿在賓西文極明不必於繼而下**官饌**所當共之物**疏**正義曰敖氏曰官各饌之添西字**官饌**百官各饌其**疏**於其所也燕禮曰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與此互見其先後之節耳盛氏曰此亦膳宰總具之於堂東而官乃分饌之於其所也所饌之物見燕禮注吳氏廷華曰此注以百官言之賈疏謂非獨宰可知燕禮所謂官者亦是百官此經官饌亦是膳宰具之故褚

氏寅亮日射宮無寢烹肉熟也射義曰諸侯之射故關其饌所而不言羹定也必先先行燕禮燕禮牲用狗

右射日陳燕具席位

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

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

史在于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會者在士南北面東上

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面上大史在于侯東北士旅

入庭深也小臣師正之佐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大夫在于

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疏侯之東此夫字釋文唐石經

徐本通解楊敖俱作史石經考文提要云釋文大史音泰

足以證夫字之誤注大夫在于侯東北夫字徐本通解楊

氏俱作史是也與單疏標目合故入庭深也徐本通解楊

氏俱無故字與疏合○張氏爾岐曰自此至南面反奠于

其所北面立皆將射先燕之事公命賓納賓以來主人舉

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賓二人舉

公取解酬賓遂旅酬主人獻卿二人再舉解公為卿舉旅

酬主人獻大夫王入奏樂凡十二節皆與燕禮同容有小

異主於射故也注云大史在侯東北士旅會者在士南

為有侯故入庭深也者敖氏曰大史在干侯東北為有事

故深入東上小史在面也不著祝位者與史異處故略之

其位自在門東士旅會者在士南者為辟射也門西之位

禮異者辟射也大史釋獲故移於干侯之東北近其事也

云東上謂與祝序也不言祝者以其無事略之也敖云祝

位自在門東非士旅會者移於士南從其類也觀此則士

-5 280 35 875" data-label="Text">

旅會者即周禮旅下士蓋可見矣云小臣正師正之佐正相

君出入君之大命者賈疏云下有小臣正師正之佐正相

為佐小臣正小臣中尊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也

釋官曰注疏謂諸侯無大僕以天子大僕兼之周禮大僕職

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此燕射二篇不見有大

僕之官皆小臣掌其事則注疏之說信矣周禮小臣下有

祭僕其職云大噎復于小廟喪大記君夫人之噎小臣復

則諸侯小臣又兼祭僕之職矣諸侯無大僕而左傳云韓

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杜注以為大僕則東遷後所

添設不如古也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諸

義豐臣義

侯以小臣兼大僕則亦上士為之也士喪禮君視斂小臣
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嚳大記君之嚳浴小臣四人抗衾然
則諸侯小臣亦四人又云燕禮小臣師無事故云小臣
師一人任東堂下此篇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故惟小臣
師從者在東堂下據士喪禮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此
篇考之正與師止各一人也周禮司士職曰大僕從者在
路門之左注云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然則此小
臣師從者蓋亦僕人之屬與胡氏肇昕曰盛氏謂小臣師
及其從者皆立于東堂下非是褚氏寅亮曰燕射朝服記
言之大射經無文據天子大射與享先公同鷩冕則五等
諸侯亦各服其祭宗廟之冕服也又司士職 **公降立于阼**
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面

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
詔告也變爾言揖亦以其入庭深也上言大夫誤衍耳

疏正義曰注云變爾言揖亦以其入庭深也者以燕禮言
爾爾爾大夫此變爾言揖以其入庭深揖之使近也云
上言大夫誤衍耳者以下云揖大夫則上止揖公卿故燕
禮亦上止言爾爾無大夫以彼決此知上文公卿下兩誤

行大夫字也郝氏曰言揖諸公卿大夫又言揖大夫者卿
為上大夫也胡氏肇昕曰卿為上大夫經既云云卿不得
復云大夫蓋卿可稱上大夫不 **大射正擯** 大射正射
得連稱卿大夫也郝說非是 **大射正擯** 大射正射
曰韋氏協夢曰大射重於燕禮用射人擯故此用射人
之長大射正為射人之長則燕禮之射人其大射正之佐
與釋官曰大射正亦射人也大射正對射人為長失之 **擯者**
不對射人為長賈疏謂大射正對射人為長失之

請賓公曰命某為賓 某大名 **擯者命賓賓少進禮**
顧辭辭反命以賓之辭 **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 又擯者
以不敬告於君

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
正義曰燕禮云東面此北面者盛氏曰大射辨尊卑故賓

于門外執 **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

幕者與羞膳者 請士可使執君兩甌之幕及羞脯 **疏**正義

氏廷華云脯醢 **乃命執幕者執幕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
是薦而非羞

北面東上

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上執玄尊之冪為上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於房

中西面南上不言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膳宰請者

命者不升堂略之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異於君也疏正義曰盛氏云下經主人獻公之時云宰胥薦脯醢則羞膳者非士矣執冪及羞於諸公卿者經無明文以類求之蓋亦宰胥也是與燕禮請

雖同而所命者則異

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

辟及至也辟遂

疏正義曰敖氏曰凡受公禮者皆辟經不遁不敢當盛

則賓不辟何也燕主溥惠於羣臣而立一人以為賓禮猶輕大射擇士以祭賓有加席與卿同升奏陔夏與異國之

賓同奠爵執爵興而樂闋且上擬於君初接見時退辟以見其不敢當禮也胡氏肇昕曰案大射之禮重於燕而燕

射之賓皆臣也臣受公禮未有不辟者燕不言賓辟可知也經不著賓辟於燕而著於射者大射之賓禮隆於燕禮

愈盛而賓愈肅不敢以客禮自公升卽席以賓將與主人處大射如是則燕更可知也

右命賓納賓

奏肆夏

肆夏樂章名今亾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大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疏正義曰注其著宣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云肆夏樂

章名今亾者賈疏云周禮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以為肆夏時邁也繁渴執競也渠思文也後鄭

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以頌不能具鄭彼注

足破呂叔玉此注亦云肆夏樂章名今亾又引呂叔玉於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為一義故兩解之胡氏肇昕曰時

邁肆于時夏鄭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陳常于時夏箋同服子慎注左傳云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

曰夏聲是樂章名夏之證故周禮有九夏也引呂叔玉者解時邁所以用於延賓之意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

也故以為大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敖氏曰周官言九夏次曰肆夏春秋言肆夏之三曰肆夏樊渴渠然則每夏之

中各有篇數如肆夏之類乃其首篇名耳穆叔聘于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使臣不敢與聞此惟奏肆夏而不及樊渴渠其辟天子之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敖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渴渠

義禮王義卷十三大射

傳亦正事
是肆夏樊遏渠合為肆夏之三所謂三夏是也賓出入奏肆夏而穆叔譏之者孔氏廣森經學厄言謂諸侯惟用肆夏一章天子享元侯乃得備昭夏納夏非謂僭肆夏謂僭肆夏之三耳本合奏肆夏今并奏樊遏渠猶本合歌鹿鳴今并加歌文王穆叔故從而譏之也盛氏曰鄭引周禮易尸為賓非天子宗廟之中尸出入以鍾鼓奏之詩云鼓鍾送尸是也周禮謂之金奏此及燕禮但云奏肆夏不聞以金蓋即賓出鼓隊之意明與天子異矣傳言晉侯金奏肆夏之三是僭天子也胡氏肇昕曰此說非也天子與諸侯異者在於肆夏之三與肆夏耳不在於金奏也左傳言金奏肆夏周禮言以鍾鼓奏九夏則奏肆夏者必以金奏之可知也禮經於賓出入言奏肆夏故鄭引周禮易尸為賓以此禮亦同於尸出入也賈疏曰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此亦同彼注也若臣無王事之勞則如常燕無以樂納賓法也盛氏曰燕禮經故不以樂納賓惟與四方之賓燕則奏之大射禮重故雖以己之臣子為賓而納之必以樂豈問其有王事之勞與否哉疏誤矣方氏苞曰燕以云慈惠宜略於儀節故納賓公即席及受獻皆不用樂大射以辨尊卑別賢能宜詳於度數故公即席受獻皆以樂尊尊也

納賓以樂賢也大夫以下無晉而獲者釋獲有晉報勤也肆夏之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與大射辨尊卑別賢能之義相應燕而擯用肆夏以納賓其必臣有勳勞功伐而加隆焉以厲羣臣與案此說與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

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會君疏正義曰韋氏協夢於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莫敢抗禮疏曰主人從之從之升西階也燕禮言主人亦升自西階與此文互備也方氏苞曰主人從賓之後既升堂則北面而立俟賓就席然後拜其至故不曰拜至而曰至再拜也注云主人主人降宰夫也者釋官曰主人膳宰也注誤辨見燕禮

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不疏正義曰注云不於洗酒鄉射主人降洗洗北南面是

賓對主人北面盤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

于篚與對賓反位賓少進者所辭異宜違其主人卒洗賓

義豐王後

揖乃升賓每先**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乃升唐石經徐本通

也作尊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賓降主人

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執冪者

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反之**疏**正

日敖氏曰舉冪之儀當與蓋冪者相類蓋主人取觚而適

尊所執冪者則進而發其冪之反者主人取勺執冪者乃

亦執冪者也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

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於筵前**疏**正義曰注云賓既拜

文受爵於筵前為倒句宰胥薦脯醢宰胥宰官之吏也不

法也燕禮曰筵前受爵宰胥薦脯醢使膳宰薦不主於飲

酒變疏正義曰敖氏曰宰胥宰之屬也薦賓者與公同亦

於燕疏盛之盛氏曰宰胥膳宰之吏也周禮序官膳宰下

云胥十有二人是已燕禮膳宰薦賓胥薦主人今薦賓乃

使胥者主於射而略於燕也韋氏協夢曰觀下設折俎亦

不以膳宰而以庶子則宰胥庶子特攝膳宰之事耳釋

官曰下獻公亦宰胥薦脯醢不使士薦亦為變於燕賓

升筵庶子設折俎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鄉

為射變疏正義曰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者

於燕疏周禮諸子職文釋官曰諸侯庶子與諸子同云

不使膳宰設俎為射變於燕者燕禮賓坐左執觚右祭脯

設賓俎亦膳宰此用庶子變於燕也賓坐左執觚右祭脯

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噲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

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

-5 298 35 875" data-label="Text">

人荅拜降席席而樂闋闋上也樂止者尊**疏**正義曰張氏

得有樂也燕禮記云賓及庭而奏陔夏賓拜酒主人荅拜

而樂闋亦謂啐酒告旨時此燕已臣子法郊特牲云賓入

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彼燕朝聘之賓法也吳氏廷

萃日盛於上謂堂上飲酒之禮盛不以堂下之樂為盛故

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

也

傳示正事卷十三
拜疏正義曰韋氏協夢曰凡奠爵拜者皆執爵興然後
答拜者答拜之經或不言執爵可以例見之也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既卒爵將酢也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

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筐下盥洗

筐下疏正義曰敖氏曰西階西非主人之正位以從降暫
立於此耳主人既對不言反位亦文省方氏苞曰

禮與燕同而於賓增北面於主人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
增西階然後賓主所立之位愈明

筐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

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

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南面授爵乃於左拜凡授爵鄉所

受者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不拜酒主人之義燕禮日不拜酒不告

旨疏正義曰此不云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

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筐不崇酒辟正君也崇充也謂謝酒惡

相充疏正義曰注正君校勘實疏記曰君徐本作主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既受

不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命公命也東疏

正義曰方氏苞曰燕禮射人案節而升賓不復請於君也此日以命蓋君重其禮而特命之胡氏肇听曰燕禮注引

此經則鄭於燕禮亦謂以命升賓也特文省耳方說非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東面不

言實之疏正義曰注觚有象骨飾也校勘疏變於燕疏記曰飾下徐本通解俱有者字公拜受爵乃奏

肆夏言乃者其疏正義曰注云其節異於賓者主人降自

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

俎升自西階自由也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疏正義曰

凡堂上之薦皆由左房特於君見之耳燕禮士薦膳宰設且贊授肺此皆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

與之異者亦為主於射而略之也拜執爵與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主人答拜樂

關升受爵降奠于筐疏正義曰謂不拜酒立卒爵等皆變於賓也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西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

公答拜更易也易爵不敢襲至尊古文更為受疏正義曰敖氏曰此亦當酌

禮酌膳此酌散燕禮主飲故叨君惠大射主禮不敢同於

君也姜氏曰酌方壺酒曰酌散燕禮酌膳而此酌散者燕

禮賓主之情大射君臣之義也方氏苞曰燕禮酌膳志恩

禮渥洽而不敢忘也大射酌散示等級分明而不敢苟也

案後三說皆與敖異吳氏廷華曰上文賓酢主人酌膳此

主人自酢于公所以達公意亦酌膳也敖說得之公答拜

燕禮作公答再拜姜氏曰此下燕禮主人坐祭遂卒爵興

多答再拜而大射但答拜義亦如之主人坐祭遂卒爵興

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筐

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

北面答拜媵送也散方壺之酒也古文媵皆作騰疏正義曰注古文媵皆作

文疑當作今文傳寫誤耳鄭注檀弓云禮揚作媵禮即禮

經謂禮經古文皆作媵若禮記則今文其作揚與與禮經

今文作騰者義合故知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

此作騰者必今文也爵拜執爵興賓答拜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主人降洗賓

立飲也比於正主酬也

義禮正義卷十三大射

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主人

酌膳賓而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

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之不北也奠之者酬不舉也疏正義曰方

奠于薦東之觶不飲何也燕與大射公卿皆未得獻賓已

受獻且隨當受君之酬故不飲主人之酬爵以示不敢再

先於公卿俟受君之酬而以酬公卿大夫然後事順而情

安也主人之酬爵君不可用以酬賓故別舉勝觶而薦東

之觶又不得他用則俟禮終而徹之可矣鄉飲鄉射不用

薦東之觶義與此同其舉薦而之觶以旅則以事各不同

而節文亦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而東南面立賓不立於序

少異耳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之使選於長幼之疏

正義曰方氏苞曰長謂五大夫爵列之尊者故小臣以次

作二大夫而不復請於君也公為公卿舉旅曰若賓若長

則非以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使媵爵者阼階下皆

幼言可知

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再拜稽首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

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

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拜序次第也猶代

還而反與後酌者交於西楹北相左俟於西階疏正義曰

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古文曰降造阼階下皆奠觶

再拜稽首方氏苞曰上稽首拜媵爵之命也此稽首拜飲

觶之賜也賓未酬而先賜媵爵者飲何也凡酬必先自飲

傳正事 卷十三 射

事則變於吉而相右故鄭注既夕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

交相右如敖說則混吉于凶矣可乎注古文曰降造阼

階下鄭不從者胡氏承琪曰案說文適之也造就也義本

相近故小爾雅造適也造亦訓適然禮經多用適少用造

惟士也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注云造

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也事遠是鄭意以造字義別故於

此不從與**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解興坐奠解再拜稽首執解**

興公答再拜疏正義曰姜氏曰此亦答再拜者蓋重祭也

媵解公皆答再拜大射皆答一拜惟此答再拜何也燕主

慈惠故過禮以明恩大射辨名分主人也君於士不答

拜以為獻主而拜答焉禮已過矣賓與媵解大夫也本當

答拜故一循其常而於二大夫卒解時問答再拜以別於

士賓則公飲射爵而夾爵及媵解于公并答再拜以別於

眾大夫又所以稱禮之輕重而為之降殺也胡氏肇昕曰

二說皆不足據盛氏世佐曰此云答再拜衍一再字耳韋

氏協夢曰凡臣拜君再拜者君亦答再拜上兩公答拜不

言再拜者**媵爵者執解待于洗南**待待小臣請致者請君

文不具

人與二人與**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筐阼階下皆北面**

不必君命

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解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

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解公答拜既酌而代

尊北交於東楹北亦相左疏正義曰注云既酌而代進往

奠於薦南不敢必君舉來由尊北交於東楹北亦相

審諦而後出之況射者之交相左見於前
後者非一恐非率爾釋此當可兩通云
位北面右疏正義曰郝氏曰反位反庭中北面之位大夫
揖大夫少進則大夫北面進至庭
中矣鄭云反門右北面之位非也

右二人媵解將為賓舉旅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解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

臣正辭賓升再拜

公起酬賓於西階降尊以就卑也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升成拜復再拜稽

首先時君辭之疏正義曰賓升成拜校勘記曰案顧炎武於禮若未成然疏張爾岐俱云唐石經拜誤作敗然石經實作拜○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者鄭以燕禮使小臣辭此使小臣正辭為變也釋官曰燕禮亦小臣正辭注云變於燕非也燕禮所行事皆小臣正掌之而小臣師無事故不須言正此篇正與師皆有事故須言正以別之前此設公席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媵爵者作下大夫二人媵爵請致者皆直云小臣不別言正者以前此小臣事省但

於小臣師別之曰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小臣詔揖諸公卿大夫而其餘單言小臣者為小臣正可知射時小臣事繁若設福委矢設中公射贊袒贊襲拂矢授矢之類正與師皆同時有事故必須別之曰正曰師此時公酬賓小臣雖無事而亦必別言正辭者以射時飲公侍射者降拜別之曰小臣正辭故此亦著其為正以見辭下拜之事前後皆小臣正主之此經文屬詞之義敖氏曰小臣正辭亦公命之方氏苞曰拜下禮也故主人獻公大夫媵解皆聽其稽首於階下而不辭惟於賓則略君臣之分而執賓主之禮故命小臣辭而升成拜且始猶拜於下而後辭既則不待其拜而升之蓋所賜必諸公若諸卿之長或君之師保故與賓同禮然君雖有異敬而臣宜守常禮故至君命徹冪則賓與公卿大夫皆降拜稽首公雖命辭而終不升成拜

公坐奠解答拜執解興公卒解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

拜稽首

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就拜禮也下亦降也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疏正義

曰下不就拜禮也校勘記曰就徐本通解俱作輒禮下徐本通解俱有殺字○韋氏協夢曰上言賓降西階下再拜

稽首此言賓下拜降與下特記者偶異其文耳注謂發端
言降因上事言下拜則賓賡解于公何以發端言下拜繼
言降拜乎又曰此下凡言小臣正辭者亦不俟公命即辭
之也知不俟公命者上賓降拜公命小臣正辭小臣正受
公命然後降辭賓則賓已再拜稽首矣故升以成之此賓
甫降小臣即辭之故降而未拜遂升再拜稽首若俟公命
則賓亦已再拜稽首矣何以直言下拜乎褚氏寅亮曰上
經公于賡爵者或言答拜或言答再拜則皆再拜可知不
言再省文耳此經公答賓亦同疏謂
大射辨尊卑故公答一拜恐未然
公坐奠解答拜執解

興賓進受虛解降奠于篚易解興洗賓進以臣道也君受
虛爵君不親酌凡爵

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更易作新易有故之
辭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尊君空其文也

疏正義曰注賓進以臣道也校勘記曰也徐本通解俱作
就陳閔監葛俱無。敖氏曰言興洗見洗則立也張氏

爾岐曰公授賓爵即反位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

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不易君義也
不洗臣禮也疏正義曰張氏爾

詐階上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旅命也賓
欲以次序

勸諸臣酒疏正義曰敖氏曰旅旅酬之也賓因君所賜請旅諸

氏苞曰祭祀賓客獻酬本無或遺而燕射舉旅必使賓請

者自賓言之則不敢專惠自君言之則推惠於賓而使

於上下也公卿之請所以推惠於大夫而使浹於諸大夫

也大夫之請所以推惠於士而推惠於士而推惠於庶子

而後獻庶子有司則士之請又推惠於士而推惠於庶子

有司也惟賓之請見於經而燕禮記曰凡公所酬既拜請

旅侍臣蓋據為公卿大夫士舉旅受爵者皆曰如初請酬

之文惟見大射何也大射禮重於燕於燕舉之或疑大射

辨尊卑簡賢能一稟於君命或無此節於大射舉之則賓
燕不待言矣以告於擯者以射者無自請於君之儀也
賓

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作使也使之
以長幼之次

先孤卿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卿後大夫

後大夫疏四字今本脫徐本通解俱有

賓大夫之右賓

右相飲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脫注徐本

之位疏通解俱有案釋文有相飲二字

坐奠解拜執

義禮正義

卷十三

三

解與大夫答拜賓坐祭酬而禮殺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立

卒解不拜若膳解也則降更解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

送言更解尊卿尊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遂就席疏正義

日盛氏曰賓初立於西序東面既乃於筵西東南面立大

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

筐復位卒猶已也今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

右公取媵解酬賓遂旅酬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賓而後獻卿疏正義

勘記曰洗酬酬唐石經徐本通解敖飲酒禮成於酬疏正義

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重席蒲筵縹布疏正義曰

曰今本脫注徐本通解俱有案釋文有布純二字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

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疏正義曰方氏苞

卿轉辭因其辭而遂徹之何也上則體君之意以致隆於賓下則不敢過諸公也乃薦脯醢卿升

席庶子設折俎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膾疏正義曰薦脯

盛氏曰蓋亦宰胥也注云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膾折

肺者賈疏云若有諸公公用膾卿宜用膾也盛氏云注云

卿用膾謂上卿耳其下二人者則又折以上卿之餘體也

云卿有俎者射禮尊者盛氏曰卿有折別之於大夫也亦

辨尊卑之義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

祭不嚙肺興加于俎坐挽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陳酒肴君之惠也

君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不嚙啐陳閩監葛俱誤作肺亦

義體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不嚙啐陳閩監葛俱誤作肺亦

目合。姜氏曰祭肺不啐猶祭酒不啐皆降於賓也不言不啐酒蓋省文韋氏協夢曰此禮詳於燕者燕無俎而射有俎也既祭酒即執爵與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復西則亦不啐酒不告旨可知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復西不酢不酢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筐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疏東上無加席公孤也席之北面為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正義曰燕與大射諸公皆無加席與卿辭重席之意同以成君致隆於賓之義也又位在阼階若加席則上儼於君故設席時本無加席不待其辭

右主人獻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筐命長致者使長者一人致一人待于洗也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

南不致者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再拜稽首拜君命洗象

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奠于薦南先媵者上觶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其勸君飲之

右二人再媵觶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賜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禮殺也長孤

卿之尊者也於是言賜射禮明尊卑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賜賓則以酬長賜長則以酬賓大夫長升受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筐

右公又行一觶為卿舉旅

主人洗觶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觶主人拜送

觶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

也大夫卒爵不胥薦主人于洗北面脯醢無胥胥宰官之吏主

拜賤不備禮人下大夫也先大夫薦之尊之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

也不薦於上辟正主胥俎實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

席辯獻乃薦略賤也疏正義曰注云辯獻乃薦略賤也者

席亦獻後布席也疏張氏爾岐曰每獻一人訖降階獻

席就席訖乃薦之右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工謂瞽矇

詩者也六工大師少師各一人疏正義曰敖氏曰大射差

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眾也疏重於燕又加瑟者二人

然則諸侯之祭饗歌與瑟者各四人與以是推之天子之

制其隆殺之數亦可知矣盛氏曰工六人諸侯之正禮也

然則天子蓋用八矣春秋隱五年左傳云公問羽數于眾

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亦其例也敖說

非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徒空

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

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疏正義曰敖氏曰上工即

正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於是疏正義曰敖氏曰上工即

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疏上瞽周官上瞽百人盛

氏曰上工即堂上之工也對下羣工為堂下之工而言敖

云即上瞽非案釋官亦云周禮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此

上工當彼上瞽也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

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者盛氏

曰僕人正僕人師皆於天子為大僕也周禮大僕下大夫

二人諸侯則上士也一為正其一為師僕人則祭僕以

下與以此等官相工重其事也分別相之辨尊卑也燕禮

皆以小臣注云以僕人掌視瞭非也釋官曰案周禮小臣

下有御僕此經僕人與小臣聯職疑即御僕之官左傳晉

魏絳授僕人書杜注僕人晉侯御僕國語韋注云僕人掌

傳命又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周禮御僕職云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司農云復謂奏事送謂受下

奏又云掌王之燕命是左傳國語所言僕人其職與周禮

御僕正合天子有大僕小臣祭僕御僕皆同官諸侯無大

儀禮正義卷十三

僕惟有小臣及僕人亦當同官共府史胥徒周禮御僕下
 士此注以僕人正僕人師亦以下士為之也又曰僕人小
 無祭僕故僕人正僕人師亦以下士為之也又曰僕人小
 臣皆侍從之官與僕馭官別周禮大僕注云僕侍御於尊
 者之名周禮有大僕小臣等官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戎
 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皆掌馭車左傳諸侯有僕人又別
 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通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僕秦
 官掌輿馬注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
 夫也是秦制以大僕掌輿馬而後之言官制者遂誤合兩
 職為之矣云大師小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者釋
 官曰案論語有大師摯少師陽是諸侯亦有大師少師之
 官凡言工皆瞽矇也大師少師亦瞽者為之故通稱工注
 云大師少師工之長最確大師樂工之長非樂官之長周
 禮春官敘官有司樂樂師同官其職掌教國子與尚書典
 樂官同非瞽者為之鄭注云大師樂樂官之長是也又別
 有大師少師瞽矇皆同官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
 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少師故周禮大史職注云大師
 瞽官之長是也韋昭注國語曰大師樂官之長杜預注左
 傳云大師掌樂大夫皆由忘卻大師上尚有掌樂之官天
 子謂之大司樂諸侯謂之樂正也云杜蒯曰曠也大師也

者禮記檀弓文引之以證大師為樂工之長也云射禮明
 貴賤者以燕禮皆小臣相工不分別工及相者與此異也
 吳氏廷華曰僕人土無考大概大僕之屬如上中下士耳
 注以為吏疏以為府史胥徒若然則鳥得與僕人正等同
 在相者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挈越右手相者謂相上工
 之列邪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挈越右手相者謂相上工
 於射略於此樂也內弦挈越以右手相工由便也疏正義
 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也古文後首為後手疏曰注
 云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也者韋氏協夢曰燕禮面鼓執
 越此後首挈越者蓋變於燕也大射之必變於燕者亦猶
 鄉射之必變於鄉飲也但鄉飲後首挈越鄉射面鼓執越
 此燕面鼓執越於鄉飲也但鄉飲後首挈越二者相反耳云
 古文後首為後手疏曰注云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
 為後手者胡氏承琪曰鄭此注注云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
 鄉飲酒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注後首者變於君也燕禮小
 臣左何瑟面鼓注云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鄉射禮相者
 皆左何瑟面鼓注云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鄉射禮相者
 瑟可鼓之處近首不鼓之處近尾故當作首不作手春秋
 曹公子首公羊穀梁作曹公子手漢書古今人表數手說
 文作數首此古文首為手者假借字鄭所不從吳後者徒
 氏廷華曰鄭知瑟在前者鄉飲禮所謂瑟先也

後者徒

相入 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疏正義

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凡相者以工出入疏正義

列官之尊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者謂上先言

僕人正與大師後言僕人士與上工是列官之尊卑此言

上工與瑟在前大師少師在後是先後之位所以明尊卑

也盛氏曰賤者先就事工之通禮也燕禮亦然但文有詳

略耳注說似曲云凡相者以工出入小樂正從之從大師

者變於燕也疏正義曰注云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

正於天子樂師也疏燕也者賈疏云燕禮樂正先升又不

使小樂正彼主於樂此則略於樂故也敖氏曰諸侯之小

樂正下士也前三篇不言小以此見之也此樂盛於彼且

用樂正則彼可知矣大射乃亦不使大樂正者其餘祭

響之類與盛氏曰周禮序官云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

人下士十有六人然則諸侯之樂正上士小樂正下士明

矣燕禮使樂正此乃云小樂正者疏以為略於樂是也工

用六人以示其禮之重樂正使下士以示其樂之略意各

有主也從大師而升者以其卑也其序又與工相變也鄉

飲酒鄉射皆使樂正者彼是大夫之樂正也大夫之樂正

皆以下士為之無大小之別故射與飲酒禮同也釋官曰

案燕禮亦使小樂正以無大樂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六

正故不須言小以別之疏未明

坐授瑟乃降 相者也降立疏正義曰相者降位蓋亦在西

也其位當在西方注說非褚氏寅亮曰僕人正以下皆士

於西縣北者取近其事故氏云西方大遠矣小樂正立

于西階東 雖眾位猶在此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燕禮工

西階東此工六人數眾疑位移近西乃樂正猶立西階東

不變是統於階而不統於工也盛氏曰燕禮樂正北面立

於工西此云立於西階東亦文互見也吳氏廷華曰上言

從此言立敖氏以為後升是也此禮重於燕而樂正乃後

升則正禮乃歌鹿鳴三終鹿鳴小雅篇也人君與臣下及

先工也乃歌鹿鳴三終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

詢此不用之是略也敖氏曰三終謂歌鹿鳴之什三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也鄉飲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其義曰工歌三終則益可見矣韋氏協夢曰凡歌詩皆連歌三篇無止歌一篇者況射重於燕燕歌三篇而射歌一篇此必無之事也注謂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非是胡氏肇昕曰射略於燕故祇歌鹿鳴三終就鹿鳴一篇而三次歌之也經不云歌四牡皇皇者華可證也下文乃管新宮三終亦就新宮一篇而三次以管奏之也燕禮記亦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未聞於新宮之外別有二詩也韋氏說非是褚氏寅亮曰若謂兼歌四牡皇皇者華則鄉射記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之騶虞五終果何詩乎其謬顯然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
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洗爵獻工辟正主也便其右大師無瑟於疏正義曰注云洗爵獻工辟正主也是言左瑟者節也者賈疏云鄉飲酒鄉射云大師則為之洗其餘工不為之洗是正主法此工六人皆為之洗故云辟正主也方氏苞曰鄉飲酒鄉射惟為大師洗以眾工不過族黨中知音樂者或國之中瞽下瞽耳燕與大射則歌者必大師少師即上工亦異日之大師小師也故皆

洗以獻而竝及於笙大師禮繁故省獻笙之節耳盛氏曰洗者亦以其大師敬之也此惟為大師一洗耳疏非韋氏協夢曰下云一人拜受爵則此為之洗者亦僅一人而已其餘工五人即以此一人之爵遞獻之不別為之洗賤也胡氏肇昕曰盛章二說是也下一人拜受爵注云謂大師也是亦大師則為之洗也經不明著之者文省耳云獻不用觚工賤異之也者以獻賓獻卿大夫皆用觚而獻工則用爵是異之也敖氏曰爵即觚也不言觚者可知耳韋氏曰爵者觚觶之通稱禮器謂貴者獻用爵賤者獻用散豈工賤而轉獻以貴者之爵乎敖說是也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者敖氏曰謂獻大師之時瑟者猶未受獻而其左瑟則以此時為節也盛氏曰謂工四人之左瑟皆以主人實爵獻工為一人拜受爵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節非必受獻乃然也

一人拜受爵
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節非必受獻乃然也

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
輒薦之變使人相祭者相其

祭薦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
祭酒相者相其

辨有脯醢不祭
祭酒而已

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
疏正義

信禮正義卷十三
日敖氏曰位洗北之位也。盛氏曰燕禮於升歌之後，即為大夫舉旅，此篇乃移在射後者，急於射而緩於飲酒也。方氏苞曰：燕禮為大夫舉旅，在獻工之後，笙入之前，以其事與無算樂獻士相連，故使媵爵者遲進而代獻以息獻。主大射為大夫舉旅，退於既射之後，獻主之。大師及少師事至獻大夫獻工而中止，則連而舉之可也。**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為列也。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工立，僕人立於其側，坐則在後，考工記曰：鼓人為皋陶，長六尺有六寸。**疏**正義曰：方氏苞曰：既無閒歌，合樂則堂上云鼓北，西縣之北也。賈疏云：以下文大師少師始遷向東，明此降者在西縣之北。敖氏曰：鼓北鑄南，也不云鑄南者，嫌與尊旅會者之意同，也不取節於鞀者，鼓大鞀小也。盛氏曰：立者謂大師以下六工為一行，北面東上也。知北面者，以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之位推之，可見鼓北面而階東，建鼓之北也。立於此者，以當奏管近其事也。注云：西縣之北，非若在西縣之北，何得近舍頌磬而遙取節於鼓？郭疏云：取形大又面向東，皆飾說也。知亦不在鑄南者，以

鼓鑄間有鞀，設縣之時，鱗次櫛比，其間未必有餘地，就有餘地，豈能容此眾工及相者之位哉？且蕩在建鼓之間，即大師之所管者，亦不宜舍之而遠立他所也。胡氏肇昕曰：敖說必不可通，考下文接言乃管新宮三終，則立於鼓北者，當以盛說為是。鄭以鼓北為西縣之北者，蓋欲取節於西階之建鼓，以建鼓面向南，不向北也。故云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張氏惠言曰：蓋鼓長六尺六寸，設之後，與縣齊，則前出於縣五尺許，工之稍前於縣，故以鼓為節，餘長在後者，餘長其地，使後空也。云羣工陪于後，三人為列也者，賈疏云：大師少師二人，上工四人，今若立時三人，人為列，則大師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有工二人，也。張氏惠言曰：此言大師少師為一列，羣工為一列，經文所以特立上工，疏誤案敖氏郝氏亦皆以羣工為上工，敖云羣工即上工，謂瑟者四人，也陪于後者，其以鼓鑄之間不足為一列，與前列二人，後列四人，皆當北上，郝云大師立與鼓齊，少師及四工皆陪列于後，以俟奏管，惟盛氏方氏謂羣工為堂下之工，即眾管者案此之降立為奏管，故也。大師少師上工皆堂上之工，上工兼包四瑟者，其羣工則眾管者也。經不言笙之入，即此羣工是也。其行列之數不可考，盛氏謂立者大師以下六工為一行，陪于後者亦六人為一

行知亦六人者以上三篇歌瑟四人堂下笙者亦四人推
 之可見但大師少師并瑟者四人笙者四人止十人不得
 每行六人也疑十人為三行大師少師一行四瑟者一行
 四笙者一行或十人為三行上工六人為一行羣工四人
 陪于後為一行疑不能明也云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
 其南北面者謂小樂正立於上工六人之南也盛氏曰小
 樂正降立於西北面云工立僕人立於其側坐則在後者
 僕人相工者故立與坐皆不離工也引考工記者證與鼓
 齊面餘長在後之說也賈疏云彼云鞀人為皋陶先鄭云
 鞀書或為鞀後鄭謂鞀者以皋陶名官鞀即陶字從革今
 云鼓人者誤當作鞀人鞀人掌鼓後人誤言鼓鼓人自在
 地官掌教六鼓矣褚氏寅亮曰自堂而降則立於西縣北
 自西而東則坐於東縣北皆在縣北也安有立於縣中鑄
 南鼓北之理如敖氏所云邪鑄南鼓北餘地無幾焉能容
 兩列之位至謂歌工降而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蕩以播
 下管其誤也尤不待言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蕩以播
 不獻略下樂也立於東縣之中疏正義曰注云管謂吹蕩
 曰此承上文言之是降者管之明矣春官大師少師皆云
 登歌下管蕩一而已其太師管之與三終者管新宮并及

其下二篇也二篇之名未聞書曰下管鞀鼓詩曰鞀鼓淵
 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管時亦奏此而方之
 樂以應之矣此不笙不合鄉樂者為射故略於樂也不略
 小雅者小雅為諸侯之正樂故不略其正亦如鄉射之不
 略鄉樂矣盛氏曰管之者大師諸人也管數未聞然以鄉
 射記三笙一和吹之則管亦不止於一矣管奏則堂下諸
 樂竝奏以應之敖但云奏而方之樂非書曰下管鞀鼓合
 止祝歌笙鏞以閒奏管之時亦吹笙經不見笙入之文者
 以其不為樂主略之也或云上經云蕩在建鼓之間注云
 蕩笙簫之屬然則笙與管蓋竝設也愚謂笙是匏屬不可
 云蕩或說恐未是又案疏引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
 成以爲吹管者亦吹笙之證非也彼是管畢而後吹笙此
 則笙管竝奏管畢而樂終矣証與燕禮記同乎云笙從工
 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者盛氏曰既管不獻者以奏管
 者既受獻羣工賤又不奏管故也胡氏肇昕曰案注云既
 管不獻略下樂也則以管之者非大師諸人也上云笙從
 工而入始以奏管者亦吹笙也云立於東縣之中者張氏
 爾岐曰注此句可疑案燕禮笙入立于縣中注云縣中縣
 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
 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以磬縣而已不得言縣中而云

信前工義 卷十三
磬南注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此
經初設樂無北面縣但移東縣建鼓在阼階西又設一建
鼓在階東正當北面一縣之處籥在建鼓之閒注云籥
謂笙簫之屬倚於堂又與燕禮笙入所立之位同疑設之
在此奏之亦於此至此管新宮三終注乃云立於東縣之
中不知於經何據若云碎射位射事未至無可避也且上
文大師立於鼓北亦當是此建鼓之北注以為西縣之北
不知西縣何以單名為鼓竊疑大師等立此或亦以將奏
管故臨之非徒立也至下管三終乃相率而東耳既從工
而人工升堂笙即立堂下亦其宜也胡氏肇所曰張氏所
論是也經云羣工陪于後羣工正指眾笙與大師諸人同
立於建鼓之北近籥之處春官大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
管則管之者大師而吹笙者笙四人也燕禮記下管新宮
笙入三成證以書下管鞀鼓合止祝歌笙鏞以閒是管與
笙閒奏此經不言笙入不言笙入三成皆略耳非與燕禮
記有異也籥設而笙不必設以笙四人自執笙與瑟者何
瑟相同盛氏及或說皆非是新宮三終亦就新 卒管大師
宮一篇而三管之敖氏謂別有二篇殊屬無據

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不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大

樂正還北面疏正義曰注於是時校勘記曰于誤作工○
立於其南賈疏云不言去堂遠近當如鄉射遷工阼
階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敖氏曰坫東南當在東縣
之東北射事未至工既管乃不復升而遂遷於此者堂上
之樂畢故也郝氏曰坫堂下閣物處冠禮有西坫是堂東
面皆有坫也盛氏曰東坫之東南蓋在東縣之東也注與
敖說似非 注云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者盛
氏曰注大樂正當是小樂正之譌樂終而不告備亦以其
略也敖氏曰於是小樂正北面立于其南相者退立
于西房吳氏廷華曰坫在堂角此則東南角之坫也

右作樂娛賓射前燕禮備

作元上書卷十三

三

卷十二終

書